

No. 66 [No. 26(131), No. 67]

## 佛说魔娆乱经

失译人名附后汉录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鼻量鹿野园中。彼时，尊者大目干连，为世尊作窟，时露地彷徨，教授令作。彼时，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，入尊者目干连腹中。彼时目干连，便作是念：「何以故？我腹便重，犹若食豆，我宁可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以三昧意，自观己腹。」于是尊者大目干连，离彷徨处，至经行，捶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。于是尊者大目干连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以三昧意，自观己腹。彼尊者大目干连，即便知之，此魔波旬，入我腹中。于是尊者大目干连，还从三昧起，告魔波旬曰：「汝波旬还出！汝波旬还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。」

于是魔波旬，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门亦不知不见，而作此言：『汝，波旬！出！汝，波旬！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。』谓彼世尊，有如是力，如是有所能，彼世尊犹不能知我见我，况复弟子，能知能见？是事不然！」

「汝波旬！汝所念，我亦知之。汝所作念：『沙门不知不见，而作此言：『波旬！出！波旬！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。』谓彼世尊，有如是力，如是有所能，彼犹不能知我见我，况复弟子，能知见我？是事不然！』」

于是魔波旬，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为知见我，而作此言：『汝，波旬！出！汝，波旬！出！莫触娆如来及如来弟子，莫于长夜遭无量苦，无义饶益。』」于是魔波旬，即从尊者大目干连口中出，便在前立。

彼魔波旬，却住一面已，尊者大目干连，告波旬曰：「波旬！昔过去世有如来，名拘楼孙无所著。等正觉。我在彼时，亦为触娆魔。我有妹名迦罗，汝是彼子。汝波旬！当以此知，汝是我妹子。彼拘楼孙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，魔波旬有弟子，名毗楼(音声)萨若，最上最贤，胜诸弟子。何以故，波旬而令尊者毗楼，字为毗楼萨若？波旬！此尊者毗楼者，住梵天上，能以音声，满千世界，无有弟子与此等者、与声等者，无相似者，谓能说法。此波旬以是故，而令尊者毗楼，名曰毗楼萨若。此波旬以何方便，令彼名萨若字曰萨若？此波旬名萨若者，彼依村城住，早起着衣服持衣钵，诣村城乞食，自护其身，诸根具足，意念常定。彼诣村城乞食已，中后而还，举衣钵澡浴其足，举尼师坛，着右肩上，若至静处、若至树下、若至空处，依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，轻举速疾，入想知灭正受。彼中牧羊人，若见牧牛人，或担薪人，或行路人，若见彼速疾入想知灭正受，见已作是念：『此沙门，坐此静处今命终，我等宁可以干草木牛粪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当还。』彼牧羊人、牧牛人、担薪人、行路人，以干草木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已，离而还。于是尊者萨若，过夜已从三昧起，轻举速疾收拭其衣，依城村住。彼晨起着衣服，与衣钵俱，诣城村乞食，自能护身，具足诸根，意念常定。若彼所见，牧羊人、牧牛人、担薪人、行路人，见已作是念：『此沙门在他静处而命终，我等以干草木牛粪，若敷碎草木，积覆其身，然火已离而还。而今此尊者，还复命存。』此波旬，以是方便故，名为萨若，字曰萨若(还生)。

「于是度数(弊也)簸提旬(恶也常波)作是念：『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彼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于禅。犹若驴常荷担，系在枋上，或不得麦，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常行于禅。如是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或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行禅。犹若猫子，在于鼠穴前，而欲捕鼠在中，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行于禅。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常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。犹若鸺狐在空墙上，在中捕鼠，禅而禅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。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常与禅俱，与禅相应，常行禅。犹若鷓在水岸上，伺鱼于中，禅而禅。如是此剃头沙门，以黑缠形，与禅相应，禅而禅。此云何名为禅？为何所禅？为何何禅？或乱或忘或不定，我亦不见来，亦不见去，亦不见住，亦不见终，亦不见生，我宁可为婆罗门居士说。如是此沙门，精进当骂之，当打，当说非，当恚之，若少多骂打，瞋恚说其非。若意有异者，此恶魔求其便、索其便，或得其便，或得其因缘。』此魔波旬为弊魔，而向婆罗门居士：『彼沙门精进，当骂之说其非，当瞋恚之。彼精进沙门，当以木打之，

当以石掷，或以杖挝，或破彼精进沙门头，或裂衣坏钵。』谓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，彼因彼缘，身坏死，生恶趣泥犁中。生彼已，作是念：『今已受此苦，更或能复剧是处，而我于精进沙门，发于邪。』

「于是波旬，取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弟子，破其头，坏其钵，裂其衣，便往至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所。

「彼时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在无量百千众前围遶，而为说法。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遥见弟子，头被打破，衣钵被裂，从远而来。见已告诸比丘：『汝诸比丘！当见此比丘，为弊魔向婆罗门居士说：「汝当取精进沙门，骂之挝打，当瞋恚少多挝打，瞋恚意或能有若干。」而此弊魔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求其因缘，得其因缘。汝诸比丘！当与慈俱满一方已正受住，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，无怨无二无恚，极广极大，无量极分别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。如是，意与悲．喜．护俱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，当令弊魔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得其便，不得其因缘。』于是波旬，向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弟子，说如此言：『彼与慈俱，满一方已正受住，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诸方意与慈俱，无怨无二无恚，极广极大，无量极分别，满诸方已正受住。如是，意与悲．喜．护俱，满一切诸方已正受住。谓彼恶魔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能得其便，不能得其因缘。』于是波旬弊魔作是念：『我以此方便，不能得此沙门便，不能得此沙门其因缘，我宁可向婆罗门居士说：「汝当取此精进沙门，当恭敬承事礼事供养。」少多供养承事礼事已，若意有异，而彼弊魔，求其便、索其便，索其因缘，得其便，得其因缘。』此弊魔波旬，向居士婆罗门说：『彼精进沙门！当供养，当承事礼事。』令婆罗门居士，脱衣敷地，而作是言：『令此精进沙门，当蹈上行，精进沙门当游上行。此精进沙门，为极苦行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。』令婆罗门居士，自洗其发，以敷着地，而作是言：『精进沙门！当蹈上行。精进沙门！当游上行。此精进沙门，为极苦行，当令我等于长夜得义饶益。』当令婆罗门居士，手执囊种种满中，而作是言：『唯愿诸贤！当取此随所用之。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。』令婆罗门居士信乐，为彼精进沙门，自以手牵，将入己家，随所欲施：『唯愿诸贤！当取此施，随所用之，当令我等长夜得义饶益。』彼时婆罗门居士命终，彼因彼缘，身坏死，生善处天上，生于彼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等此乐，无过于是，我等因向精进沙门有等见故。』于是波旬为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弟子，供养恭敬，承事礼事，便至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弟子所。

「彼时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于无量百千众在前围绕，而为说法。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遥见弟子，他所供养恭敬、承事礼事，从远而来。见已告诸比丘：『汝诸比丘见不？此弊魔波旬！向婆罗门居士说：「当供养恭敬，承事礼事，恭敬彼精进沙门。」少多恭敬承事礼事供养，意若有异，彼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得其便，得其因缘。汝诸比丘！当于一切行，见无常住，当见尽，当见离，当见灭，当见止，当见止住处。而令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得其便，不得其因缘。』彼波旬，为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弟子，说如此言：『此一切行，见无常住、见尽、见离、见灭、见止住处。彼弊魔波旬，求其便，索其因缘，不能得便，不得其因缘。』」

「于是弊魔波旬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以此方便，不能得精进沙门便，不能得其因缘。我宁可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形像，住他道边。手执大木，当用击尊者毗楼首，破令血流。』彼时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依城村住，晨起着衣服持衣钵，欲诣城村乞食，及尊者毗楼，随**从**比丘。于是弊魔，在他处化作年少小儿童男形像已，在他道边，手执大木，用击尊者毗楼首，令血流。于是尊者毗楼被击，首破流血，随从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后。于是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至村已，以一切身力，右旋顾视而视，不恐不怖，不惊不惶，而观诸方。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见尊者毘楼被击，首破血流，从后而来，见已说言：『此弊魔为非，为无厌足。』」

「复次，波旬！拘楼孙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，说言未竟，彼时弊魔，即以其身，堕大泥犁中。彼波旬，在大泥犁中，具有四事，无乐六更，身现受痛，钩锁锁之。谓彼地狱狱卒，便至弊魔所，到已作是言：『汝若此锁解者，汝当知我在地狱中，以满百岁在地狱中。』彼时魔波旬，便恐怖身毛皆竖。」

尊者大目干连，实时说偈曰：

「云何止地狱，	而令恶在中，
犯佛婆罗门，	及犯此比丘。
名阿鼻泥犁，	而令恶止中，
犯佛婆罗门，	及犯此比丘。
锁解则为百，	在中受苦痛，
在阿鼻泥犁，	令恶止其中。

若有不知者，  
如是受此苦，  
在于园观中，  
不种食秬米，  
极大须弥山，  
自能分别者，  
彼山止泉中，  
其形如金色，  
作众诸伎乐，  
彼亦有二俱，  
若释在前行，  
见释所从来，  
若见比丘来，  
若有升堂上，  
当知有此魔，  
当为比丘记，  
拘翼我知汝，  
闻说智慧记，  
比丘多作行，  
若有升此堂，  
云何名为堂，  
汝释我当记，  
如是千世界，  
无有胜此堂，  
释得自在游，  
化一能为百，  
释得自在游，  
足指能动之，  
释得自在游，  
神足能动转，  
难动难可转，  
圣之所居处，  
所敷极软褥，  
最胜今天王，  
比丘佛弟子，  
当受黑之报。  
及此地众生，  
当生北拘牢。  
亲近于解脱，  
身则行念持。  
常住于此劫，  
光明靡不照。  
是释乐所游，  
在前而恭敬。  
升此高堂上，  
各各自娱乐。  
还顾有羞耻，  
则能问比丘。  
爱尽得解脱，  
闻说当如是。  
爱尽得解脱，  
释得欢喜乐。  
当为更说此，  
释者能致问。  
汝释在其上？  
此名受报处。  
有此千世界，  
如是受报处。  
在中最清明，  
在此报堂上。  
升在此堂上，  
令天眼而覩。  
升在鹿堂上，  
甚深极覆藏。  
彼有琉璃地，  
滑泽极柔软。  
言语亦柔软，  
善能作伎乐。

种种若干异，  
趣向须陀洹，  
及百诸那术，  
说法为作眼，  
信乐则然可，  
则名曰仙人，  
能令诸梵问，  
所见亦如前，  
我当为梵记，  
不见不如前，  
我见报相应，  
我今当何说，  
谓能知此世，  
若有有所习，  
火无有是念，  
火烧愚人己，  
如是汝波旬，  
久作斯恶行，  
汝魔莫厌佛，  
以此比丘说，  
鬼有忧戚念，  
恐怖极恐惧，  
诸天来会聚，  
无量诸千种。  
至三十三天，  
彼闻此法已。  
我知有此法，  
谓至梵天上。  
彼梵有此见，  
常见有常住。  
仙人我此见，  
我常有常住。  
梵天身在前，  
我常计有常。  
等觉之所说，  
所生受其报。  
我当烧愚人，  
随行则被烧。  
近于此如来，  
受报亦当久。  
及莫烧比丘，  
魔在鼻量国。」  
目连所感勤，  
忽然则不现。

## 佛说魔烧乱经

---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66 魔烧乱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0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11/02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
---